

叢書

古本小說集成

(東坡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脂硯齋重評
石頭記

(庚辰本)

二

(清)曹雪芹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賢德友人嬌嗔歲室玉

俏平兒軟語救寶蓮

听曲文宝玉悟禪机

製燈謎賈政悲誠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壓龐法姊弟逢五鬼

紅樓夢通靈遇雙真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滿湘館春困發幽情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理香塲飛燕泣殘紅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宝釵羞籠紅麝串

享福人福深还禱福

椿靈剗蕎痴及局外

宝釵借扇机帶双献

斟情女情重愈斟情

石頭記

第二十一回 至三十四回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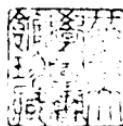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宝玉

當得起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林代玉趕上，寶玉在後，忙說仔細，跌了那里就趕上了林代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勸道：「饒他這一遭罷。」林代玉撇着手說道：「我若饒過，雲兒在再不活着。」湘雲見寶玉攔住門，料代玉不能出來，只得湘雲與寶玉又親厚之極，便立住脚，笑道：「好姐！饒我這一遭罢。恰至寶釵來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寶兄弟分上，却丟開手罢。」玉釵雲三人已離解，難分持入。寶釵云：『我勸你兩個，寶玉兄弟分上，話只一句，便將四人一齊籠住。不知孰遠孰近，孰親孰疏，真好文字。』話是襲兒口吻，雖屬大代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

寶玉勸

455

利真尖堪愛，堪怜。

道誰敢羨你：不打趣他：焉敢說你好？你字蓮二

好二他字華灼之至

四人正難分解人今忽

四人俱是當中正眼不可少失 好文車正是閨中女兒口角之事
好文車正是閨中女兒口角之事 茲只管譯：不已則成何文矣

那天早又掌燈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探惜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閒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代玉房中安歇

前文代玉未京時湘雲宝玉則趙費母今湘雲已去代玉既未

年歲漸成宝玉各自有寄代玉亦各有房

故湘雲自應同代玉一處也

寶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

時襲人來推了几次方回自己房中來睡次日天明時便披衣靸鞋往代玉房

中來時不見紫鵝翠縷二人只見他姊妹兩個尚卧在衾內那林代玉

寫代玉身分最

嚴密 裏有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一個那湘雲却一把青絲拖于枕

又一丁睡態

畔被口齊胸一灣雪白的膀子掠于被外又帶着兩個金鎖子

寫代玉之睡態

儼然就是嬌弱女子可怜湘雲之態則儼然是爾嬌態女兒可愛真是人：俱尽人：俱尽人：活跳吾不知作者胸中埋伏多少措敘

宝玉見了嘆道嘆字奇，除玉外，人見之，自喜也。睡竟還是不老，突來風吹了，又嚷肩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々的替他蓋上林代玉^{早已醒了，代玉了。}竟得有人就猜着定是宝玉，因翻身一骨碌中其料，因說道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麼？寶玉唉道：這天還早呢！你起來照。代玉道：你先出去，讓我們起來。寶玉听了，轉身出至外邊。代玉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服。寶玉復又進來，坐在鏡台傍邊，只見紫鵑、雪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面，翠縷便拿殘水要潑。寶玉道：站着我趁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着便走過來，湊腰洗了。妙在兩把掌，鵑竹過。遇着鬼去，寶玉道：這盆里的就不少不用搓了。在的紅何其廢事？再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還是這個毛病兒，多早晚改。寶玉也不理忙，的要過青鹽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唉道：好妹，替我梳上頭罢。湘雲道：這可不能。

忘了二字在嬌憨了。宝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麼梳呢？

宝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帶冠子勒子，不過打几根散辮子就完了。說着又

口里自是应声而千妹、万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他的頭來一梳，範在家不帶冠並不總出捲葦人却忙角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編，纏紅絲結住，自髮何處設法想來。成此天然對答。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珠子，下面有金墜腳。湘雲一面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

今年九月

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

丟去

到便宜他四字，道必定是外頭掉下未不妨被人揀了去。到便宜他。

妙談，追到便宜他四字，

占忘了二字，是多用可惜了的四字，今失一珠，不因此四字，怕怪是極

一代玉一傍盤，手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丢了也，不知

一氣而未移一有神理，是給了人廂什麼帶去了。宝玉不答。

有文章因鏡台兩邊俱是粧盒，奇物順手

床頭千金萬錠，是給了人廂什麼帶去了。宝玉不答。

是襲人功不竟又順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邊送。

是襲人功後餘丈

嘴笏

拿起來寶玩。

何寶玩也

不竟又順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邊送。

是襲人功後餘丈

因又怕史湘雲說

好處的是
宝玉也

正犹豫間湘雲果在身後看見

一手掠着辮子便

伸手秉拍的一下，他手中將胭脂打落說道

這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改

過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看見這般光景，只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

洗。前半段之言，非白

洗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兄弟那去了，他襲人含笑道

弟兄那里還有在家里的

工夫，寶釵聽說，心中明白，又聽襲人嘆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他節也沒

個黑家白日開的憑人怎麼勸都是耳傍風，他寶釵听了，心中暗忖道：到別首錯

了這個了頭，他聽說話到有些識見，此是寶釵初試也不解成知己，蓋寶釵從此

心察得襲人果賢女子也。

寶釵便在炕上坐了，好處和香，室內接物不殊，不輕不重，不近嚴之人。

襲人笑曰：人文字此問爲

小未也，體密之情形，諸事色今日便在炕上坐了，益深取

襲人笑曰：人文字此問爲

始祥披于此，請起之慢，」的問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

言語志量，深可敬愛。

四字包含許多文章，筆墨不似近之閒口，便云非譖女子之可比者，几句大坏，然襲人故佳矣，不善此句，是大手眼。

一時宝玉來了寶釵方出去

奇文寫得釵玉二人形景較諸人皆遠何也宝玉反生遠心哉蓋寶釵之行止端肅恭嚴不可輕犯宝玉欲遠之而恐一時有瀆故不敢狎犯也寶釵待下恩尚且和平親密何足子兄弟前有遠心哉蓋寶玉之形果已泥于閨閣遠之則恐不遂反成遠矣之端也故二人之遠实相遠之至也至孽兒于宝玉突述之至矣却遠之至也不然後文如何反較勝角口諸事皆出于孽哉以反宝玉砸玉孽兒之泪枯種孽婢種憂忿皆情之所觸更何辦哉

此一回將寶玉襲人釵孽雲等行止大槩一描已使從大觀園中大字也今詳批于此後久不思矣

釵與玉遠中近孽與玉遠中遠是要注意兩大船不可粗心者過

寶玉便問襲人道怎麼寶姐和你說的這麼

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應我那里知道你們的原故寶玉听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麼動了真氣
如此寶玉
襲人冷笑道我那里敢動氣只是惱今已後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別來支使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

倒下醋妬愁假態至矣尽矣寶玉見了這般景況深為駁異好可如未嘗見
覲者但莫認真此態為革

襲人之如此技

也禁不住趕來勸慰那襲人只管合了眼不曾與翠兒前番故態如
何愈竟可愛猶甚

寶玉無了

主意因見麝月進來偏麝月來

便問道姐：怎麼了如見

麝月道我知道了如聞麝月道

問

你自己便明白了又好文章寶玉聽說呆了一回自竟無趣便起身嘆道不理我罷

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歪下襲人聽他半日無動靜改的

真子詐打鈞料他睡着便起身拿一領斗篷替他剛壓上只听忽的一聲寶玉便掀

過去也仍合目粧睡偶得文進好文唐突找剪刀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含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此

後我只當啞子再不說你一聲免如何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我又怎麼了你

又劝我你劝我也罷了絕剛又沒見你劝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

还摸不著是什麼這會子你又說我恼了我何嘗听见你劝我什麼話了襲人

這是委曲了石兄

白頰記每用
圓剛語處無犯

言是圓剛語却假有生以來肺腑中出千斤重

壬午九月時笏

道你心里还不明白还等我說呢正鬧著寶母遣人來叫他吃飯方往前邊來胡亂吃了半碗仍回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傍邊抹骨牌不精絕奇絕且總不竟相寶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往里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寶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咬着出來喚了兩個小子頭進來寶玉拿一本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頭看見兩個小子頭在地下跔着一個大些兒的生得十分水秀二字奇絕多少姣態包括一
古今野史中無有此文也宝玉便問你叫什字名子那丫頭便說叫蕙香也是好極宝玉便問是誰起的蕙香道我原叫芸香的俗是花大姐改了蕙香是寶玉道正經誣叫晦氣罢了什玄蕙香呢好極又問你姊妹幾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几個的蕙香道我是第四個的寶玉道明兒就叫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那一個配比這些花

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花襲人三子在的一面說一面命他到了茶來吃。襲人和麝月在外間听了，抿嘴而笑。這一日，宝玉也不大出房。此是襲卿弟一功勞也也不和姊妹了頭等廝鬧。此是襲卿弟二功勞也自己悶着的只不過拿自畫解悶或美筆墨補小戲，此雖未必成功較往日終有微功也不使喚衆人口叫四兒答應。誰知四兒是一個聰敏乖巧不過的了頭。又是一個有害無益者。作者一生為此所鞭撻者一此絕然。蓋四字保人是被怪者深感此批。見寶玉用他，變盡方法籠絡寶玉。他好但不知襲卿之心恩何如至晚飯後，寶玉因吃了兩杯酒，眼饑耳熱之際，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有興今日都冷清清的。一人對燈好沒興趣，待要趕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後越求勸。寶玉惡他，此是第一大病也。若拿出做人的規矩來鎖唬，似乎無情太甚。寶玉重情不重礼，此是第二大病也。說不得橫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然也要過的，便叔當他們

反

死了毫無牽掛更能怡然自悅

此志却好但襲御筆不忍如此棄也寶玉之情全古無人可比固矣然寶玉有情極之毒亦世

人莫忍為者至後半却則洞明矣此是宝玉三大病也宝玉者此世人莫忍為之毒故達文方能懸崖撒手一回苦他人得宝釵之妻麝月之婢豈能棄而

而僧哉玉一生偏僻处

正看至外篇一肱篋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壘而民朴鄙刻斗折衡而良不爭俾殘天下之聖法而民

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譊絕筆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

散五采膠韜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攏工倕之指而

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此上語本莊子

看至此意趣洋溢着酒興不禁提筆續曰焚花

趁着酒興不禁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動矣等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

而瘦是非者閨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動則無參商之虞矣其仙姿無憇愛之心矣反其

自站地步虛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隙所以迷眩罷天下

謂余何人耶

直似在老奇甚怪甚

就

數瀆莊子_極奇者也

此尤是襲人餘功也想每日每夜宝玉自是心忙身忙口忙之極今則怡然自適雖此一剎時身心無所補益能有一時之間一自若亦豈非

何沒想怎不含襲卿之所

使也文字如云和衣衾上正是未同臥不來同臥神極之輩試思襲人不來同臥亦不成文字來同臥更不同成

已卯冬夜

好石頭記得真：好迷者錯不錯真好批者批得出

翻身者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

神極之輩試思襲人不來同臥亦不成文字來同臥更不同成

這亦暗露玉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與意外

更好可見玉卿的是天真爛漫之人也近之所謂故公子又曰老好人又曰無心道人是也除不知尚古淳風便推他說道起來好生睡着凍省了原末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們不寂不離之廝鬧若直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驚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

工業

此尤是襲人餘功也想每日每夜宝玉自是心忙身忙口忙之極今則怡然自適雖此一剎時身心無所補益能有一時之間一自若亦豈非

何沒想怎不含襲卿之所

使也文字如云和衣衾上正是未同臥不來同臥神極之輩試思襲人不來同臥亦不成文字來同臥更不同成

已卯冬夜

好石頭記得真：好迷者錯不錯真好批者批得出

翻身者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

神極之輩試思襲人不來同臥亦不成文字來同臥更不同成

這亦暗露玉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與意外

更好可見玉卿的是天真爛漫之人也近之所謂故公子又曰老好人又曰無心道人是也除不知尚古淳風便推他說道起來好生睡着凍省了原末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們不寂不離之廝鬧若直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驚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

午午夏

此尤是襲人餘功也想每日每夜宝玉自是心忙身忙口忙之極今則怡然自適雖此一剎時身心無所補益能有一時之間一自若亦豈非

何沒想怎不含襲卿之所

使也文字如云和衣衾上正是未同臥不來同臥神極之輩試思襲人不來同臥亦不成文字來同臥更不同成

已卯冬夜

好石頭記得真：好迷者錯不錯真好批者批得出

翻身者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

神極之輩試思襲人不來同臥亦不成文字來同臥更不同成

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宝玉無法只得拉得他的手咲道你到底怎

好看然住

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宝玉無法只得拉得他的手咲道你到底怎

好看然住

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宝玉無法只得拉得他的手咲道你到底怎

好看然住

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宝玉無法只得拉得他的手咲道你到底怎

好看然住

趙香櫞先生秋夜了連問几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房里去梳
綉根偶譯內充流再遲了就趕不上說得好 宝玉道我過那里去問得快更 好 襻人冷笑道問得細你問我三字細問
州沙陵台有子方知道你愛往那里去就往那里去方這今俗們兩個去開手省得鴉聲鶩韻叫別
美詞方為邵守賢方知道你愛往那里去就往那里去方這今俗們兩個去開手省得鴉聲鶩韻叫別
為已詞先生嘆人笑橫豎方那边贊了過來這邊又有個什麼四兒五兒伏侍我們這起東西可
于美生遭喪亂方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寶玉笑道你今非彈記方有呢方襲人道方一百年還記有呢
奔走無家孰料方千百年後數緣比不得拿我的話當耳傍風夜裏說了早起就忘了這方是正文直句起花
片瓦猶遭貪吏方又用幻筆方寫得看官
寶玉見他娇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說道我
之毒手甚矣才方人之厄也固改方再不聽你說就同這個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清早起這是何苦來
公茅屋為秋風方听不听什麼要緊也值得這種樣子方寶玉道你心里方那方知道我心急方襲人唉
所破歌數句為道方嗟得可憐方十全無且合恰
万味你也知道着急方可知我心里怎樣快起來洗臉去罢說着二人方

仁宗書

少時解夢，一夢起來梳洗，寶玉往房去後，誰知代王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翻美案上書，道像太守敗興，看可巧翻出昨兒的莊子來，看至所續之處，不竟又氣人，唉，不禁也題草續書，為必能對面爲一絕云。

清賊公然折克

非已，詞傍人有

口叶不得夢歸

無端美草是何人

作跋南華莊子因

不悔自己無見識

却將醜語怪他人

妄字聞嘆息

白罵得痛快，非解免不可。真好聲兒，真好聲兒，詩若云：

日燃光天地黑

如昔者，草也也，至此方完歲玉半，間不用宝玉，此詩若長若短，亦是大手法。

安得曠宅千萬

禹畢也，徃上房來見寶母，後徃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病了，正亂着。

官太守取之不請，大夫來胗脉，大夫便說替夫人奶奶道喜，姐姐晚發，是見喜了，並非別病。

畫生欽頤公祠王夫人鳳姐听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醫生回道：「病虽險，却順到，不妨預備。」

免致安如山賣桑虫，猪尾要緊，鳳姐听了，登時忙將起素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一面